

古都秘录

蔡茂友 夏天阳 主编



足本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

京 华 出 版 社 1994·北京



国防大学 2 060 1915 5

古都秘录

蔡茂友

夏天阳 主编

京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 2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足本鸳鸯蝴蝶小说/蔡茂友,夏天阳主编.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4.9

ISBN 7-80600-042-9

I. 足…

I. ①蔡…②夏…

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②中篇小说—中国—现代

N. I 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0576 号

责任编辑:吕 莺

封面设计:文 苓

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07 北京张自忠路3号东院)

北京建新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 11.5印张 299千字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全套定价:64.80元 每册定价:10.80元

足本鸳鸯蝴蝶派小说 丛书编委会

主	编:	蔡茂友	夏天阳	
常务副主编:	季培勋			
副主	编:	周成璐	陈筱平	余红松
编	委:	邹民生	邹文	王士雄
		文凡	杨文激	周志俊
		肖滔滔	夏舜尧	杨家驥
		丁万家	周维强	曹书文
		艾比拜		

1911/10/10

序

谈及现代通俗文学，不能不使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风靡文坛并且对后来港台通俗文学有着深刻影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和作品。

鸳鸯蝴蝶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它源于清末，盛于民国初年。此派作家大多受西方文学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以擅写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而区别于其它文学流派。其作品通俗易懂，文笔优美、辞藻华丽、注重生活情趣，既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学的风土情调，又带有浪漫主义的田园牧歌情调，为中国文坛注入了一股温馨的空气。正是这种创作风格，使他们获得了“鸳鸯蝴蝶派”这一富有诗情画意的美名。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以中长篇小说为主。按内容可分为社会小说、黑幕小说、武侠小说、神怪小说、传奇小说、宫闱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家庭小说等多种，其中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正是今天港台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的滥觞。

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多为爱情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生命未可预知的探寻和对爱情的主观诠释，如《鸳鸯结》、《柳暗花明》。中期则出现了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这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在学习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以程小青“霍桑探案”最具代表性，后期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暴露社会黑暗面的社会小说和黑幕小说。

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鸳鸯蝴蝶派作品过多地强调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忽视了发掘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度，有些作品甚至脱离现实，玩味于男女情爱之中，这使鸳鸯蝴蝶派作品成了道德人士抨击的靶子。然而思想内容上的缺陷并不能抹杀鸳鸯蝴蝶派作品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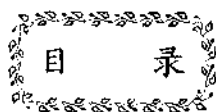
为了使今人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鸳鸯蝴蝶派，了解那个年代的那个社会，我们编选了这套丛书，所选小说为鸳鸯蝴蝶派作品中的精华。按其内容，分属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宫闱小说六大系列。如果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角度窥览到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奇妙之处，则幸莫大焉。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九月

古都秘录

● 陈慎言 著



序	(1)
第一回 箫寺避器清谈消水画 华堂祝嘏把酒述先型	(1)
第二回 檀板高歌小楼聆雅奏 玉壶买醉隔座送香钩	(13)
第三回 捉影捕风中宵探秘府 避嫌远引黑夜走奔车	(38)
第四回 卧轨轻生伤心遭魍魉 逢场作戏巨眼识英雄	(62)
第五回 刳臂疗亲泉台留遗恨 捐金赎命暗室鬼神明	(87)
第六回 典重器王孙消赌债 争微利遗老算和钱	(109)
第七回 打鸭惊鸳宫人纵火 借花献佛贵妇留宾	(136)

第 八 回	琼岛清游惊闻狮子吼 石门小驻忽起鼠牙争	(159)
第 九 回	别馆赏知音琴师入幕 歌楼逢旧雨马弁挥拳	(188)
第 十 回	败柳不堪攀枉垂青眼 好花经再折只剩空枝	(223)
第十一回	华筵大开名流绎甲骨 债台高筑贵胄抱龙头	(252)
第十二回	名园编剧初试新声 小屋藏娇忽来旧雨	(299)
第十三回	平地惊雷风流云散 轰天烽火玉殒香消	(340)

第一回 萧寺避嚣清谈消水画 华堂祝嘏把酒述先型

凡是老于北平的寓公，莫不知距平西三十五里，有一座翠微山，为西山门户。浓螺深黛，遥睇故城，泉石竹树，中人欲醉。在昔京朝人士，沐浴之暇，常命驾往游，觞泳流连，传为佳话。最近十数年来，有许多习隐南郭之流，附庸风雅，而一座清凉山，顿成为终南捷径。当铜臭薰天，贿选总统时代，西山名气甚嚣尘上。当时无论是总理协理，总长次长，当他将要出山时节，都要先向西山上躲藏几天，好似没在山上摆过架子，便没身份，只看他入山愈深，便是出山愈近的暗示；到了出山之后，有时道不行，并不乘桴浮海，仍是拂袖入山。所以当日一出西直门外，常见府里，院里，部里的秘书司长的汽车，仆仆道途，在阴严深壑烟霞微茫中，寻找他总理总长劝驾，劝不动时，还有连公事打包袱送到山上，请他批示。一般大人物，有了这座西山躲躲掩掩藏身，要出许多花样，装出许多态度，也不知占了多少便宜，弄了多少把戏。因此有人说：“当时一般大老们，看西山八大处，好似和八大胡同的官人一样的妩媚，一般可爱。有了这个地方，可以藉此撒娇作态，和当道吊膀，只可怜名山古刹，为这些附庸风雅的名公，作践不少啊！”

就中当时最脍炙人口，最出风头所在，便是挹翠轩别墅。这座别墅，介在小隐寺中间，原是一座破败古刹改造的。别墅面前，最

惹游人注目的，有一株老银杏，大逾十围，磊砢轮囷柯叶森茂，据山人说，是辽金时代的故物；别墅面前左向，泉声，绕石渠而出，就外面风景观之，已擅一山胜境。至别墅里面，利用旧日佛殿改建中西合璧的屋子，金碧交辉，藻饰夺目，室内牙几森列，秘笈骈罗，彝鼎名画，古香古色，娱目赏心；屋外绕以长廊，举目一望，迎面诸峰，若列屏幕，千树万树，闲花错杂，如绡古锦；若就其外表观察，不知道的，定认为骚人墨客，啸傲烟霞之所，那知建造这座别墅的主人翁，却是一个俗不可耐的程子云程总长。程子云当时身兼两部总长，手握财权，势倾朝野，虽用了许多心思，花了许多金钱，布置这座别墅，终因政务丛集，未能一享园林清福，特借给他老师钱柏明居住。这位钱柏明老先生，在前清时代，由监司存至卿贰，原是一个做官好手。自入民国，他便以胜朝遗老自居，当洪宪帝制勃兴，嵩山四友出现，一阵阵夷齐，齐下首阳，有人劝他把秃顶上几根白发剪除，到参政养老院凑个热闹，他执意不肯，每过年节，仍是翎顶辉煌，随同一班遗老，向那个牢监的宫殿里，做那关了大门的小皇帝，叩请圣安。后来他看骗人把戏的皇室优待费，业已无着，而小皇帝酱缸打破，架子仍在，一年还须六百万开销，再加上一股无良心内务府员司，包围侵蚀，弄得小皇帝，把祖宗结婚的礼物，都拿来押当过日。于是他上了一个条陈，力言亟宜整顿皇产，减省冗费，以为将来预储地步，小皇帝见他所陈，头头是道，立时加恩晋升宫保帮办内务府事宜。钱柏老渥蒙恩宠，很想振作一番，无奈内务府黑幕重重，积弊已久，一般员司，把持侵蚀，视为利藪，纵具通天本领，也难一查旧帐。钱柏老只把不相干事务，略查几件，已惹得府中人员，个个侧目；钱柏老老于世故，知道这班老蠹，招惹不得，若多说几句话，必被排挤，只有敛手旁观，不敢多赘一辞。所以他常常对一般门生故吏叹息道：“我在里面当差，每月不但未领分文薪俸，还要倒贴几百两银子，赏赉太监人等，外人都笑我太无谓，我身受圣恩，对幼主不能多所辅助，花

一点小费，也分所应尔。不过据接柏老的左右评论，柏老在内务府，虽未见有彰明的好处，但今天在小皇帝面前，磕响头，拿两件字书出去，明天谢天恩带几件古董走了，是常有的事，现在他家古董字画，宋版书籍差不多都是磕响头借光出来的。并且他虽为遗老，家里几位遗少，那一个不是做民国官吏：大少爷钱桂卿任国务院参事，二少甘卿，任外交部佾事，其余三爷四爷，一个在交通部，一个在财政部，总算一门鼎盛。老的挂遗老招牌，投入老帮；少的做民国官吏，投入新派，无论那一派势力膨胀，他老先生家里，总处优越地位，这次他借在挹翠轩居住，并非雅有烟霞痼癖，只因当此盛夏，一般遗老，赏有赐园的，常带着门生故吏，在里面评诗论书，以消永昼；他虽身居遗老，尚未邀赐园之典，未免相形见拙，恰巧他的门人程子云的挹翠轩别墅，闲着无人居住，便借来作为消夏避暑之所。

当七月十二日那天，宿雨初晴，钱柏老一早起来，曳着手杖，走出别墅外面一看，门外那棵大银杏树，森茂的树叶，雨后新浴，倍极葱翠，正在徘徊赏玩间，忽听远处似有石子着地声音，接着又似有女人格格笑声，断续说道：“路上滑，我走不动了。”柏老听了，心里暗想，这么早谁家眷，到这里来，正要再听时，又寂然无声。过了一会，又听有人微微说话，接着又有人曼声吟道：“四方尚兵革，何处容偷安，沐浴携妻子，西入翠微山。”柏老听了，很是动耳，不由的绕到树后，循声觅去，走不上十几步，便见一个秃顶阔背的老人，背着脸，倚在苍松下仰天曼吟，远远地，还有一个女人坐在石上休息。柏老走到老人跟前一看，认得是老友劳攸石，不禁呵呵笑道：“原来是你。”那老人给柏老一笑，抬起头一看，连忙拱手道：“老前辈起得好早。”原来攸石，是位有名的金石家，前清时代，曾署过江西布政司，自鼎革之后，也和柏老一样牢守着小皇帝，以胜朝遗老自居，算是柏老志同道合一位老友。当下柏老向他问道：“你什么时候上来的？”攸石道：“我只带小妾和一

个小儿上来，刚才我想要引她们到挹翠轩赏鉴那棵老银杏树，她因为路滑，走了一半便走不动了。挹翠轩前我最爱就是那棵老银杏树，不晓今年生气如何？”柏老道：“还不错，今天雨后，树叶尤其好看。”说着二老慢慢踱到挹翠轩门前，在老银杏树下徘徊赏玩一回，攸石道：“这棵银杏，传自辽金，和戒坛寺老柏，一样高古，我记得怡山老人游戒坛有句云：‘眼明对松柏，世换怜我在，辽金岁且千，曾不柯叶改，皎然受命正，未死终磊磊，嗟予有涯生，少留玩桑海。’这几句何等气概，何等哀婉，读之使人堕泪，怡山老人今年若见着这棵银杏，一定还有佳句。”柏老也叹息道：“怡山老人，诗学精湛，一字不苟，在吾辈中，可推为盟主，外面都说程逸合诗文字三绝，在我看逸合字可称第一，诗文还不及怡山老人。”

二人正在谈论，忽听树后沥沥娇声喊道：“唷！这一下，可累死我了！”接着便见一个二十多岁的时装少妇，一手拉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孩，由树后走出来，一面娇喘，一面说道：“原来老爷在这……”一句话未说完，见钱柏老和攸石站在一起，便缩住不说了。攸石见他姨太太阿紫一来，早眯着小眼，含笑招呼道：“不要紧，你过来拜见钱大人。”又向那小孩道：“还不给钱老伯磕头。”那孩子向柏老鞠了一躬，一转身飞也似的，扑到攸石怀内，目光灼灼说道：“爹爹！不说到钱老伯家里看戏，可就是这个钱伯伯吗？”攸石一手抚着他头上柔发，含笑应道：“是的！”钱柏老听了，莫明其妙，问道：“令郎说的什么，到我家里看什么戏？”攸石笑道：“老前辈如何不知道，下礼拜不是你六十大辰吗？你的世兄桂卿的一般同寅，合送一天戏，听说戏码都定了，艳秋，芙蓉兰芳，都有一出好戏。”柏老道：“这个太胡闹，我决不许他们如此。”攸石道：“自古莱衣献经聊申儿子娱亲微意，也没什么不可。”柏老道：“我是亡国孤臣，祈死不暇，岂可做寿！”攸石道：“我看老前辈，也无须如此固执，不是我自夸，似我们清白终身，名字未曾一登民国仕版，虽不敢媲美前贤，比他们半途失节，已高出一筹。不说别人，但就

我们同年许桂老而论，他做慰廷的上卿，又做了民国元首，那年六十八岁，皇上恩颁匾额，对联，福寿条幅，如意衣料等件，他事后曾亲笔写信给内府姚仲千，福民瑞士，伯泉四人，请为代奏谢恩。这封信，我亲眼见过，记得里面有几句，甚是好笑，什么‘……敢云古稀已届，中规矩以从心；遽蒙异数独邀望觚棱而稽首，下枕感忭伏祈社代奏谢恩……’你试想看桂老受清室厚恩，临危不思报国，反去投降民国，窃取富贵，已是不可；既做民国元首，又来执臣节，向皇上私通款曲，这种卑鄙无耻的人，不但是清室的罪人，也是民国罪人！大清列祖列宗，深仁厚泽培养此类叛臣，固然可恨，民国选了这种总统，丢尽脸面，也实在坍台，我们虽然无赫赫功名，自问守身清白，亦可无愧。”柏老叹息道：“世道日衰，所以会出这一种长乐老贾似道的败类，贻羞士林。”攸石道：“这且不用管他，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向你报告。你这次六十大辰，令世兄桂卿，遵从你的意思，不敢发徵文寿启，但是我听说时下许多名流书家，已送你不少好书，如汤定之，姚茫父，俞樾园，陈半丁，齐白石。傅四爷，以及日人渡边晨亩，都路华香都有一幅，总是清望所归，总能不求而获，我是不能画松，当做一首寿诗奉祝。”

柏老听了这报告，心里着实高兴，一时又不便现于辞色，只淡淡说道：“你肯惠诗见赠，我感谢不尽，有什么佳句？”攸石道：“我刚想了几句，还未脱稿，不妨先念给你听。”遂把眼睛一闭，秃顶微微摇个半圈，说道：“我头四句是：我少先生十二年，灵光鲁殿望巍然，海桑陵谷匆匆过，福寿聪明事事全。”柏老听了，笑道：“海桑陵谷匆匆过，这一句可以说得，福寿聪明事事全，我实在不配，未免过誉了。”攸石道：“我绝不面谀，福寿当然是有的，你年纪眼明耳听，毫无老态，还不算聪明吗？只是不过晚晴移主人，为尔我所不取，我写上怕你不愿意，但映雪堂，对晚晴移字面上又极浑切，舍不得抹开，我为了这一联，反复想了两日，老前辈你看怎样？”柏老道：“晚晴对映雪极好，似不必改，吟侣冠群贤，这五

字，又是过誉，似要斟酌，未了一联，是什么？”攸石道：“未了两句，一收倒容易，只是晚晴两字，改个什么……”

攸石正说到此处，他那姨太，见二老人谈时，愈说愈有味等得十分不耐烦，说道：“我累极了！有什么地方歇歇。”一语提醒柏老，忙向攸石笑道：“我们只顾谈诗，竟然忘了温地，不宜久站，且到里面坐坐。”说着打头引导，让攸石和他家眷，一同到别墅内。

柏老的姨太，见有女眷前来，忙出来接待，让劳姨太到客室中坐去。柏老也引攸石到子云书室，攸石一看室内牙笺罗列，四壁张贴不少名人名画，笑道：“子云虽然日和市侩周旋，却知爱好风雅，人俗而室不俗，大概也受师门熏陶。”柏老很得意的微笑道：“他有钱拿来花在书画古董上，我倒很赞成，据说就这一间屋子，单就字画一项，已耗三万金。”攸石道：“他们有钱的人尽日在公债上发财，公债早晚市价一落一涨，都是几十万出入，花几万块买字画，算得什么。”说时一眼看见左壁上挂一幅赵雪江人物书轴，走近细细看了一回，向柏老问道：“你看这画怎样？”柏老道：“赵雪江山水，学宗范宽李唐董源诸家，笔墨谨严，这一轴我看，很不错。”攸石道：“乍看似不错，细细一研究，不免有些疑问，你看他上面题款写的‘崇祯乙酉仲春写于饮露草堂。’明亡于甲申，这画成于乙酉，犹用崇祯年号，是一个疑问；其次雪江凡是得意作品，俱盖有铜章，这幅并无此章，又是一个缺点，我看这书，不一定是真迹，或是后人摹仿的。”柏老给攸石一说，也点头称是，遂指正中一轴文衡山的问道：“这个怎样呢？”攸石看了一看，摇摇头道：“据我看也不是真迹，文衡山山水远追郭熙，近仿松雪，以工致胜，这轴乍看气头很不错，细细一考究，笔墨粗浮，仍是赝品。”说着，见书架摆着一个瓷笔筒，书的十八罗汉渡海图，攸石看了一看，仍放在架上。柏老道：“据子云说这笔筒由一个姓梁的古董商八百元买来的，是古月轩精品，你看如何？”攸石道：“书的很精细，只是瓷质太糙，且底有裂痕，我看不一定是古月轩真品，就说是真品，

也值不了八百元。”说着，又笑道：“我只羡慕这几年古玩商，遇着暴发户新贵人，趁火打劫，大掉枪花，大发其财，就这一屋而论，十有八九是赝品，你说子云因为这一些东西，耗三万金，我看如有三千块钱交给我便可办得到。”

柏老见攸石信口批评，言外大有鄙视子云之意，心里便有些不服，说道：“你老哥对金石字书，无一不内行，不但中国古董商怕你，就是日本商人，见你也要头痛。”攸石见柏老语中有刺，不禁沉下脸道：“老前辈这话怎么讲？何以日本人也怕我。”柏老尚未答应，只见门帘一动，一个当差进来，向柏老道：“少爷来了。”接着一个三十多岁中年人，跟了进来。攸石一看，是柏老的世兄桂卿，正要招呼，桂卿一进门，一眼看见攸石和柏老一同坐在上面，早屈一腿很随便的向攸石请了个安，尊声劳老伯，然后才转过脸，向柏老道：“今天上来，要接老爷回去，……”柏老不待他说完，早沉下脸道：“你太胡闹了，演什么戏，做什么生日？赶快给我打消。”桂卿陪笑道：“儿子并未敢张扬，这事是由子云砚石各位发起的，今天就为这事，上来请示，因为这几天外边送的字画寿诗很多，此外还有许多礼物，谁应收谁不应收，不敢擅自主张。”柏老道：“没什么斟酌，一律璧谢。”桂卿道：“还有樾老伯，昨天通知上头，还要赐寿，这事须要郑重预备。”柏老道：“这个我那配，当转托樾老代奏婉辞。”桂卿道：“还有三妹昨天有电报，本晚可到京，和松卿弟妇，一块来的。”柏老听了这一句，不禁喜动颜色。

原来柏老有个最小女儿秦卿，远嫁海宁陈心远，过门只有两个月，心远染疫身死，柏老最怜此女，远在异地，非常惦念。其次还有这位松卿媳妇，是柏老第四儿媳，美国旧金山华侨李世保的女儿。松卿在美国留学时，自由结婚，她生长外国，对中国大家族，本不赞成，前几年柏老太太故后，娶了一位姨太，家中自桂卿而下，没有一个同意，其中反对最烈，便是这位四少奶奶，不但不愿和新姨太见面，且不愿和柏老同居，为了这事松卿和她发生口角，

她负气自往上海当教员去了。柏老晚年凡百总算顺遂，只有这个早孀女儿，和那负气远出儿媳，牵挂心怀，觉美中不足，现听三小姐和四少奶奶，都为自己生日回来，确实欢喜。当下便不再责备桂卿，只问道：“你上来，大概还没用过饭，等我们用过午饭，再慢慢商量。”于是又和攸石闲谈一会，留攸石用过午饭，攸石带了姨太太少爷，自向别处寻幽觅胜。

柏老到里面，命大姨太太收拾东西，和桂卿一同回京。到了东城三条胡同本宅，一进门，院内已高搭喜棚，棚内已挂了不少寿轴，寿联，寿屏等等。细细一看，果然姚茫父，俞樾园，陈半丁，汤宣文，各名流都有一个百余轴，寿诗也有二百余篇，寿屏一共十六堂，其中门人程子云，冯砚石，和名士凌南溪所撰寿屏，满纸谀言，柏老看了，尤为高兴。便命把书轴一律挂在寿堂，寿诗挂在大客厅，寿屏分挂大厅，各厅寿联把好的阔的挂在上面，不好的，无名的，挂在两廊没人看见的地方，自己亲行调动一番。接着清室贵族王公贝勒，有送古董，有送衣料的。络绎不绝，柏老到此也不再言璧谢，细大不捐，一律赏收，拿了一本大礼簿，亲自登记。到得晚上三小姐和四少奶奶也自上海来到，柏老以为女儿新孀，哀怨之余，一定瘦损不堪，那知见着面时，竟无半点戚容，一身虽是缟素，打扮却极时髦，柏老见了转放下心。只有那位四少奶奶，虽然到京。却不肯回来，住在中央饭店，声言必须等柏老生日那天，才行回来拜寿，柏老知道这位儿媳，带有洋癖，转有三分畏惧，只好由她，不敢多说。

柏老本想生日那天，只备寿席，不必演戏，后来因为新姨太太和三小姐，最爱看梅兰芳的戏，极力主张，非演戏不可，可柏老也只好曲从众意，把不演戏的宗旨打消了。到了七月十八正寿那天，钱宅门前，汽车马车把一条胡同，完全塞满，来宾可说是无奇不有。单就服装说来，有戴珊瑚顶穿团龙马褂的王公贝勒，有朝珠补褂拖小辮子的遗老，有挂数珠穿黄马甲红长袍的嘉章佛，有戴顶帽

佩荷包の宫门太监，有光头黄僧衣广济寺和尚，有蓄发长须阔袖垂地的白云观的道士，有宽袍阔袖拿大摺扇的名流，有礼服礼帽勋章灿烂的总次长，有高冠佩剑戎装纠纠的师旅长，有西服革履八字小髭的官僚，踽踽一堂奇形怪状，盛极一时。

至女界方面，福音，格格，老太太，小姐，少奶奶，一切服装更是光怪陆离，说也说不尽，若把她们，聚在一堂，尽可开一个古今服装博览会。来宾到得寿堂，有磕头的，有鞠躬的，见满堂上挂着贞松寿石画轴，五光十色，好似春季中央公园开的字画展览会一般热闹，无不啧啧称赞。

柏老款待这般来宾，也极有秩序，把王公贝勒，拖小辫的遗老，另开一间客室，由自己招待；总次长旅长，由特别陪宾招待；僧道老公，杂色人物，由普通招待员招待，至一般闲散小名士，凑热闹的小官僚，不用管他，由他们在喜棚内，穿来踱去，评诗论画，咬文嚼字，替主人当点缀品。到十二点钟，小皇帝赐寿的钦使到时，柏老领着四个儿子，一律穿着前清朝珠褂，跪在大门口迎接，必恭必敬，叩了几个响头，谢过天恩，把小皇帝赐的匾额，对联，福寿字，金佛，如意等等，由黄绿亭内，恭取下来，供奉在寿堂，供人观赏。当时一般观礼来宾，在旧的一般古董先生王公贝勒遗老等等，对柏老恪恭将事，认为分所应尔；在新的人物，见了不免惊奇，背后纷纷议论，柏老护过督院，署过侍郎，按着当时官阶品级，头上戴着红顶，本不足奇。至他四位小君，一个戴着亮蓝顶，三个都戴着水晶顶，现任民国官吏，都穿着前清制服，未免不伦。内中知道他们底细的，说桂卿戴亮蓝顶，因他在前清会报捐候捕道，至二爷，三爷，四爷，都捐过主事，也有戴水晶顶的资格。不过桂卿现任国务院参事，甘卿现任外交部佾事，都是简任的人员，而却羡慕亡国大夫蓝顶水晶顶的虚荣。民国改革十几年，在首都之下尚容亡国小皇帝，赐寿赐谥，已是怪事，而堂堂民国简任官吏，亦复不识大礼，可谓故都当日一种怪现象了！